



王毅：只有正視歷史 才能防止再誤入歧途

【大公報訊】據新華社報道：8月1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外交部長王毅在瀾滄合作第十次外長會後共同會見記者時，就歷史問題闡明中方立場。

王毅說，我還要就今天這個日子表明中方的立場。80年前的今天，日本戰敗，接

受波茨坦公告，宣布無條件投降。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，給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，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。開羅宣言、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文件明確了日本的戰爭責任，要求日本把從中國所竊取的領土包括台灣歸還

中國。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容挑戰的勝利成果，也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但時至今日，日本一些勢力仍然試圖美化侵略、否認侵略、歪曲歷史、篡改歷史，甚至為當年的戰爭罪犯翻案招魂，這一行徑令人不齒，也是自取其辱，是對

聯合國憲章的挑戰，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，對人類良知的挑戰，也是對所有戰勝國人民的挑戰。只有正視歷史，才能獲得尊重；只有以史為鑒，才能開闢未來；只有前事不忘，才能防止再誤入歧途。我們敦促日本作出正確的選擇。

「如今人民的美好生活 才是他們奮鬥的初衷」

東縱後人：將老戰士精神傳承下去



▲四名東縱老戰士後代李惠萍、李建國、高英泉、曾子豪（從左到右）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。



▲1942年2月3日，以香港子弟為主的港九獨立大隊在西貢成立。圖為港九大隊游擊戰士行軍。

「再會吧，香港！再會吧，香港！」八十年前，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喜訊傳來，《大公報》以「日本投降矣！」的震世標題見證歷史；八十年後，在深洲大文演播廳，四名東江縱隊老戰士後人用抗戰歌曲《再會吧，香港》，將時光拉回那段崢嶸歲月。

東江縱隊老戰士後人在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，港九大隊等抗日游擊力量抗戰三年零八個月，無數先烈在掃蕩中犧牲，他們的名字或許未載入史冊，但貢獻永存，希望能盡自己最大能力，將他們的精神傳承下去。「如今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，才是他們當年革命奮鬥的初衷。」

大公報記者 石華、李薇深圳報道



以史為鑒 官媒紛推送大公報「日本投降矣！」版面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當天，《大公報》用超大號的鉛字「日本投降矣！」向全國人民報告了抗戰勝利的消息。80年後這一天，人民日報、新華社、央視、中國人民解

放軍新聞傳播中心、共青團中央（見圖）等均在各自視頻公號上以不同形式推送了《大公報》當年「日本投降矣！」這一經典版面，並獲得廣泛轉發和點讚評論。

大公報記者張寶峰



掃一掃有片睇

曾鴻文：精神感召 全村皆兵

曾鴻文出身洪門，曾以「曾大哥」之名行走江湖。抗戰爆發後，他變賣家產投身革命，成為東江縱隊的核心人物之一。他憑藉自身的號召力，讓全家乃至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主動加入東江縱隊，成為戰士。

吉的雪竹徑是個「全民皆兵」的村莊，為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。村裏有6位烈士，3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，3位在解放戰爭中犧牲。



因抗日活動活躍，日寇對雪竹徑一帶進行掃蕩，曾鴻文家作為臨時抗日指揮部的炮樓內部被一把火燒空。曾子豪告訴記者，今年「曾鴻文炮樓故居」在政府資金支持下進行了維修。「希望能盡自己最大能力，將東縱的精神傳承下去。」曾子豪說。

高松：被炸掉左眼的鐵血戰士

在深圳市坪山區吓破村，東江縱隊老戰士高松的故居展示著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紅色傳奇。

爆炸氣浪掀翻，左眼球崩出了眼眶。這場戰鬥讓他從普通戰士迅速成長為副班長，更鑄就了他「打仔」的威名。



1935年，高松跟姐夫到香港謀生，經人介紹加入共產黨外國組織餘樂社。1943年，他帶著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，正式參軍入伍，成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惠陽大隊手槍隊的一員。

「父親晚年常被肺部感染困擾，醫院檢查發現肺部有散點狀金屬物，那是戰爭年代彈片嵌入肺部，被肺組織包裹起來所造成的。父親去世後，我們在他的骨灰中挑出三顆金屬粒。」高松的兒子高英泉回憶說，「父親的功勳章、證件、任命書等遺物我都很珍惜。」

李香全：穿梭山林 配合反攻

1941年12月25日，香港淪陷。17歲的李香全，生活被徹底打亂。「父親本計劃出國讀書，卻因戰爭泡湯。」李香全的女兒李惠萍說。

文化人士離開香港。」1942年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成立，李香全毅然加入。「他常說，那時的山林就是戰場。」



「當時，日軍強制疏散香港居民，有很多人被迫返鄉。」李惠萍講述，憑藉熟悉大帽山環境和元朗鄉村，父親也幫忙帶一些人經過元朗邊界回寶安縣。但當時，「他並未意識到這是香港地下黨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合力轉移進步

李惠萍回憶。1944年，抗戰進入戰略反攻，李香全又被調去做情報工作，與美軍、英軍服務團配合，直到抗戰勝利。李惠萍說，港九大隊等抗日游擊力量抗戰三年零八個月，無數同志在掃蕩中犧牲，他們的名字或許未載入史冊，但貢獻永存。

曾秀英：客家女孩投身革命

「母親生前很少提及那段歷史。」東江縱隊紀念館顧問李建國告訴記者，他的母親曾秀英是一位傳統的客家女孩，在1947年踏上革命征程。

費，是支撐部隊的主要經濟來源。後來曾振輝在深洲鹽田稅站任站長期間，稅站遭敵人突襲，為了掩護同志們撤退，他在鹽田壯烈犧牲。



「偶爾母親會提及我舅舅太可惜了，犧牲的時候才21歲。」李建國回憶說，1944年舅舅曾振輝在家鄉坪山加入東縱惠陽大隊，開始做交通員，後來擔任稅務分站負責人。當年東縱、邊縱設立的稅站，既保障商道安全又為部隊籌措經

談及東縱精神對當代年輕人的啟示，李建國表示，東縱山地游擊戰、海上游擊戰等特色戰法的背後，都體現了那一代英雄創新的智慧。「現在年輕人也會遇到一些困難，應該學習前輩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的毅力。」

八月十五日 永遠值得銘記

致敬 80年前的8月15日，「日寇接受無條件投降」。舉國上下，歡騰慶祝，多少人熱淚盈眶。

一段歷史永誌不忘。回望那血火交織的14年，3500多萬軍民傷亡的沉重數字背後，是破碎山河與離散家園的無聲控訴。從瀋陽城頭的炮火到盧溝橋畔的槍聲，日寇步步緊迫，抗日烽火自白山黑水間燃遍神州大地。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全體中華兒女冒着敵人的炮火共赴國難，奮起抗爭。「一寸山河一寸血」的壯烈誓言、「誓死不當亡國奴」的民族自尊……這些永不褪色的精神刻痕，在歷史深處熠熠生輝，如星辰般照亮了民族最黑暗的夜空。

勝利號角久久激盪。當硝煙散盡，記憶長存：那一座座青山，那一道道河流，都無聲地見證着中華民族的堅韌與不屈。對歷史最好的紀念，就是創造新的歷史；對先烈最好的致敬，就是廣續他們的精神。我們會永遠銘記歷史，讓偉大抗戰精神如不滅的燈塔，照亮民族復興前路——這才是對那場偉大勝利最深沉的紀念。

八路軍老兵郭效遠 「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，終於勝利了」

1945年8月15日，郭效遠和戰友們從電台裏聽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。回憶起當時的情景，郭效遠說：「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，終於勝利了！」

1922年，郭效遠出生在山西崞縣（今原平市）樓板寨村。1939年底，他參加了八路軍120師警備6團。郭效遠說：「這支部隊是從陝北過來的紅軍隊伍，作風優良，英勇善戰。」



▲東北人民歡慶抗戰勝利。



擊。」聽到鎮裏有老百姓放鞭炮，戰士們還以為是槍聲。「當時我雖然只有11歲，但心裏明白日本鬼子被打敗了。」宣鉅華回憶，「老百姓們歡呼雀躍，慶祝期盼已久的勝利。」

談起戰鬥經歷，郭效遠很興奮。「我第一次參加戰鬥，是在1940年1月。那場戰鬥中，我朝敵人的陣地打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槍，還繳獲了兩支槍。戰友們鼓勵我，說我表現得很勇敢。」

在1945年8月初，郭效遠所在的團接到命令，攻打綏遠城（今呼和浩特市）的敵人據點。「一連指導員郭應舟帶了一挺機槍衝上去，壓制住了敵軍反撲的火力，但他卻犧牲在了勝利前夕。」郭效遠眼含熱淚，望向窗外。頓了片刻，郭效遠說：「我們的戰友兄弟們沒有白白犧牲，他們用生命換來了勝利！」

新四軍老兵宣鉅華 「日本投降當天，我還在跟隨部隊打游擊」

像往常一樣，91歲的新四軍老戰士宣鉅華早早起來，穿上老軍裝，踩上軍布鞋，認真整理儀容，隨後就出了門。

「還記得80年前的8月15日嗎？」「當然記得！那個高興啊！」拉着記者的手，坐在公園的石凳上，老人打開了話匣子。宣鉅華說：「日本投降當天，我還在跟隨部隊打游

擊。」聽到鎮裏有老百姓放鞭炮，戰士們還以為是槍聲。「當時我雖然只有11歲，但心裏明白日本鬼子被打敗了。」宣鉅華回憶，「老百姓們歡呼雀躍，慶祝期盼已久的勝利。」

1934年，宣鉅華出生在合肥市肥東縣劉家集小宣村的一個革命家庭。1931年，他的父親就參加了革命。1944年春，宣鉅華在父親被殺害後隨母親參軍，成為新四軍第七師東北支隊的一名小偵察員。

1944年春，為了摸清曉星集情況，10歲的宣鉅華跟着偵察班數人喬裝成趕集的農民，從山王鄉出發走了30多公里路。「沿路要經過好幾個檢查站，偵察班班長將槍塞進我的破棉襖裏，因為我年齡小，比較機靈。」宣鉅華回憶，經過偵察，他們將曉星集鄉公所敵軍人數等基本情況摸排清楚。這一戰，他們消滅了盤踞此地的日偽軍，他也因此成為當時榮立三等功年齡最小的戰士。

「今天的好日子是無數人拿命換來的，勝利後也要將紅色故事流傳下去，讓紅色精神在更多人心中生根發芽。」宣鉅華說，「如今祖國強大，人民生活幸福，革命先烈們吃的苦、流的血都是值得的。希望年輕人能夠不忘歷史，努力為國家貢獻力量。」

人民日報